

最新言情经典之作

孟梵 梵冥冥
陈美琳 唐絮飞
有容 凌飞扬



蝴蝶绝唱

浪漫小说精品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绝唱

ISBN7-80603-537-X 羊 36.20

I 蝴

II 孟

III 小说:-当代-中国

IV I 24.7

蝴蝶绝唱

作 者:孟梵等

策 划:刘 行

责任编辑:何 伟

装帧设计:柳大力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社 址: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850X1168 32

印 张:19.5 字数 6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刷

印 数:1-3000 册

ISBN7-80603-537-X/I·237

定 价:36.20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蝴蝶绝唱

浪漫小说精品

- | | |
|-------------|-------|
| 1/一生缘两世情 | (孟 梵) |
| 85/另类罗曼史 | (梵冥冥) |
| 187/绿梦情痴 | (陈莫琳) |
| 299/缘定逃不了 | (唐家飞) |
| 385/用心感受你温柔 | (有 容) |
| 493/百分之百星格格 | (凌飞杨) |

一生缘两世情

孟 梵

内容简介

无人的海边；
两颗不被祝福的心紧紧相系，
相约来生再续情缘！
浪花是白纱，
海水是永恒，
不说爱情只是短暂，
如果真有来生……

1

白家金壁辉煌的大厅，在深夜里依然灯火通明；所有人都神情凝重地聚集在大厅中，望着盛怒的白承民和跪在地上一脸不平的白家少爷——白伟平。

“爸！求求您答应我和心玫的婚事好吗？心玫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她的性情。她的为人您又不是不了解，没有理由只为了她的家境就反对我跟她的婚事嘛！心玫从小就在我们家来来去去的，您也从未说过什么不是吗？”

白伟平虽然已经和白承民争执了很久，可是他仍然不放弃想说服白承民。

“不行！说什么都不行！以前是以前，你们年纪都小无所谓，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白家在地方的也算是名门望族，怎么能娶心玫这种身分卑微的人进门？！况且，我们白家人的婚姻向来都是由父母作主，你也不能例外！我已经帮你选定韩家的二小姐韩瑛，日子也看好了，你们彼此也见过几次面，不算完全陌生。你就等着做新郎吧！”白承民态度坚决。

“爸！那个韩瑛我也没见过几次，连长什么模样都记不大清楚，更别提什么感情了，我怎么能娶她呢？心玫她温柔，体贴、善良、懂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您却为了守住您的门第之见，宁可牺牲我的感情，也不肯让心玫进门。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您还要我承袭你们那种时代的荒谬婚姻！”

白承民怒声指责：

“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说我的婚姻荒谬？可你不要忘了自己是这种荒谬婚姻下的产品！我不管现在是什么时代，只要我还活着一天，你就非听我的不可！我跟你母亲婚姻前连面也没见过，不也相安无事地过了大半辈子？既然我可以，你为什么不行？”

“爸！如果您当初娶的是您心爱的女人，你们彼此之间心意相属，您就不会再娶二妈！如果您真的那么坚持门户之见，那为什么您就可以娶二妈进门？二妈她不也是……”

白承民猛拍桌子，盛怒道：

“你给我住口！越说越不像话，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顶嘴、批评你二妈了？”

白承民望了站在一旁满心委屈的秀萍和脸色难看的佩雯一眼。事实上，伟平完全道出了自己的心事！伟平说得没错，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佩雯只有责任而没有感情，他也不会爱秀萍爱得那么强烈。遇到秀萍之后。他才真正有了那种归属感。

佩雯对他娶秀萍进门这件事虽然没有表示过什么，可是他心里很清楚那是因为佩雯受传统礼教的束缚而不得不默许，并不是她赞同这件事。他知道佩雯

的心中對秀萍有太多的不滿和怨恨。今天偉平當着這麼多人的面說出他們三人間最避諱的事情，所以他立即打斷了偉平的話。

白承民站了起來，走向偉平。

“再怎麼說，你母親還是無配是不是？”白承民停頓了下，繼續說：“好！如果你一定要娶心玫也可以，不過……”

白偉平心中燃起一線希望！他抬起頭，熱切、期盼地望着白承民。

“不過什麼？只要您答應我和心玫的事，任何事我都可以答應您！”

“好！你可以娶心玫，但是你必须先娶韓瑛進門，二年之後再讓心玫進門！”

偉平眼中的神采頓時消散無踪，他搖著頭說：

“不！您怎麼可以逼我跟您走同樣的路？二媽在法律上根本沒有地位，而戶口上二媽也只是個寄住的身分。我不能這樣委屈心玫！我要娶心玫，是因為我愛她，否則我可以把她放在任何地方，何必苦苦的堅持要娶她？這輩子除了心玫，我誰都不要！而且這麼做對心玫、對韓瑛都是極殘忍的；我跟心玫要的是一生一世的相守，絕不是那種殘缺不全的生活。就算我真的娶了韓瑛，我也不會對她付出任何的感情，與其這樣，為什麼不讓她另嫁他人呢？所以，就算心玫願意這樣委屈自己，不計名分，我也不會答應的！”

白承民臉色難看的指著他——

“我已經對你作了讓步了，你竟還不知好歹！你給我聽清楚，今天你答應也好，不答應也罷，總之，你非給我娶韓瑛不可！”

偉平站了起來，神情絕望他說：

“爸！如果您能成全我們，那麼您就可以擁有我和心玫；如果您仍是堅持己見，那麼您將永遠失去我們！”

白承民心頭一震！他沒想到偉平的心意竟會這麼堅決。可是為了在眾人面前維持他一家之主的尊嚴，他不得不狠下心——

“很好！你真是個孝順的兒子！居然敢威脅我！你眼裡還有我這個父親的存在嗎？”白承民怒不可遏地指著偉平——“好！與其讓你娶那個女人來辱沒家風，我不如不要你這個兒子！你非給我娶韓瑛不可！老陳——”

白承民大聲喊來管家，老陳急急趨上前——

“先生！什麼事？”

“你聽清楚了！從現在開始，不准少爺出房門一步！把房門鎖起來，三餐送進去給他吃，課也不用去上了，直到他娶韓瑛進門為止。這件事交給你負責，出了什麼差錯，唯你是問！”

佩雯心疼偉平，站起來走到白承民的面前——

“需要把關係搞得這麼糟嗎？難道你不能好好地跟他商量嗎？為什麼一定

要把他关起来？他才二十岁，就算真的要结婚，也不必急于这一时，等他大学毕业再谈也不迟啊！”

“不能再等了！我已经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谁都不能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况且他只需把人娶进门，其他的事他根本不用费心，他仍然可以把书念完！这件婚事必须早日举行，才能了我一桩心事。就这么决定了！心玫的事不准谁再提了！”

白承民说完，随即走向房间。

白伟平则仍不死心地向母亲求助——

“妈！我不要娶韩瑛，拜托您跟爸爸说说好不好？妈！求求您！”

佩雯拉着伟平的手说。

“伟平，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跟心玫在一起，唯一的方法就是照着你爸爸的意思去做，虽然这样心玫不能当正室，但至少你们可以长相厮守，世俗的名分又算什么呢？如果你坚持不肯，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再见到心玫了！我想心玫不会计较名分的！”

伟平转向秀萍——

“二妈！爸一向最听您的话，您帮我去跟爸说说好不好？”

秀萍知道以自己的身分和立场是不能表示什么的，否则只会掀起更大的事端。所以她只是摇摇头，爱莫能助地看着伟平。

伟平绝望他说：

“好！您们都不帮我是不是？您们就算不替心玫想，您们也要替那个韩瑛想想。妈！爸娶二妈，您心里好过吗？独守空闺的滋味好受吗？二妈！您做爸的偏房，您的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委屈？没有一点不平？纵使爸对您有再多的深情、再多的宠爱，您心中还是会有遗憾的不是吗？为什么您们就那么残忍、眼睁睁的看着韩瑛和心玫一步步走上您们的后尘而袖手旁观？眼看着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仍然无动于衷？”

伟平的话让佩雯感到难堪，而秀萍只是流着泪悄悄走向房间。

“伟平！你真是越大越不像话！我们已经替你找了台阶下，留了后路让你走，你却不知好歹！我没办法帮你了，你好自为之吧！”

佩雯说完，丢下伟平，气愤地走向房间。

伟平沮丧又恼怒地站在大厅中。

管家上前小心他说：

“少爷，您还是先回房去吧！好好把事情想清楚再决定。”

伟平自言自语地——

“不行！我要去找心玫！我不能就这样放弃而任人摆布！”

伟平说完,就要往外走,管家紧张地拉着伟平的手——

“少爷,您可别出去啊!先生让我看着您,您这一走,我怎么跟先生交代啊?您就别为难我们做下人的了好不好?”

伟平看着管家,哀求道:

“老陈!求求你让我出去好吗?我一定要见心玫一面。我保证,我只出去一会儿,跟心玫说几句话就回来,爸爸不会发现的,好吗?”

“不行啊!少爷!先生现在正在气头上,您要是出去被他发现了,事情会越来越糟的,对您和心玫小姐的事一点帮助也没有。我看您还是照着先生的意思去做,过几天等先生气消了,您再好好跟他谈,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管家婉转他说。

伟平板着一张脸,心不甘情不愿地——

“说来说去你们全都一鼻孔出气!好!我就回房去,可是就算你们关我一辈子,我也不会改变心意的!”

管家跟着伟平走到房门口,伟平进房后,他就将房门上锁,伟平气得开始摔东西。

管家站在门外喊:

“少爷!您冷静点吧!别把先生给吵来了,又是一顿骂。”

老陈站在房门外聆听伟平的动静,直到房内不再有声音出现,才摇着头离去。

2

心玫心急如焚地站在校门口引领张望,好不容易才盼到萧仲南走出来。她快步迎了上去。

“仲南!”

萧仲南乍见到心玫,感到奇怪——

“噢?心玫!你怎么来了?今天没课吗?”

心玫把仲南拉到一旁,小声地问:

“仲南!你最近有没有见到伟平?我已经好几天没有他的消息了!”

“怎么会这样呢?你不知道他病了吗?”

“生病?”心玫不解地问:“不会吧?你去看过他了吗?”

“那倒没有,是他家里的人来替他请假的,怎么?他没告诉你吗?”

心玫摇摇头。

“就算伟平没告诉你，你也可以去找他啊！”

心玫神情黯然他说：

“自从白伯伯告诉我他已经给伟平找好对象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白家了。白伯伯虽然没有对我说过什么，可是我知道白伯伯一向都很反对伟平跟我在一起。我想，他没来上课，也没给我一点消息，一定跟这件事有关！”

仲南若有所思他说：

“嗯！伟平曾跟我说过这件事。伟平是极力反对他父母为他安排的婚事，白伯伯不太可能为了逼他结婚连课也不让他上吧？”

“如果白伯伯为了逼他就范呢？仲南！我好怕！我总觉得好像再也见不到伟平似的，你说，伟平会不会妥协呢？”心玫语带惶恐地问。

“不会的！你别胡思乱想！”仲南笑着拍拍心玫的肩膀，安慰她。“你想太多了！你跟伟平在一起这么久了，伟平对你的感情你又不是不知道，即使他父母反对，他也会想办法说服他们。伟平绝不可能娶别的女人，你放心好了！”

心玫并没有因他的安慰而释怀，依然神色不安地看着仲南。

仲南本就对自己所说的话没什么把握，心玫的祈求眼光更让他觉得不安，但他仍故作轻松的对心玫说：

“心玫，这样吧！如果你真的不放心，我今天下了课就帮你去白家看看！顺便把你的相思之情一起带去，这样好不好？”

心玫感激地握着仲南的手——

“真的吗？谢谢你，你真好！”

“有什么办法呢？谁教你们是最要好的朋友！”

仲南故意看看四周，然后低着头小声地——

“心玫，你赶快放手吧！你这么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会破坏我的行情耶！”

心玫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放开仲南的手。

“仲南，任何人跟你在一起，都可以化忧解愁！”

仲南笑笑地——

“我也希望自己真能力你们化忧解愁！好了！明天一早我先去你家告诉你伟平的消息，免得你明天又没心情上课了！”

“仲南，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谢谢你！”心玫对他的适时伸出援手铭感五内。

“好了！别再说这些客套话了，我还有课，不能送你回去，你自己回去可以吗？”

“嗯！”心玫点点头。

仲南望着心玫纤弱的身影，不禁在心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暗想：像白家那

么封建的家庭,以及白伯伯那固执的脾气,心玫想要进白家的门简直是不可能!

可是看到心玫对伟平的感情那么执着,他实在不忍心再去打击她,只有竭尽所能地帮助她跟伟平,希望他们两人真的能够得偿所愿!

“仲南!你来啦!”

佩雯看着跟在管家老陈后面的萧仲南,高兴的说。

“伯母!您好!”仲南趋上前,向佩雯请安。

佩雯一向欣赏仲南的文质彬彬、温文儒雅,她拍拍身旁的沙发——

“来!过来陪伯母聊聊!”

仲南走到佩雯身旁坐下来,佩雯拉起仲南的手,慈爱的问:

“吃过饭没有?怎么那么久都没来了?”

仲南面带微笑。

“吃过了!伯母,谢谢!其实早就想来看您了,可是最近课业比较忙,所以一直没时间来。对了!伟平在吗?他有好几天没去上课了,我带了一些课堂笔记来给他,听说他病了是吗?好点了没?”

“唉!”佩雯叹气。“他身体是没什么毛病,不过心病挺重的。他被他爸爸关在房里,不许他出门,连三餐都是老陈送进去的。他爸爸说除非他答应娶韩瑛,否则绝对不让他出门。伟平那倔脾气是宁死也不肯的。他跟他爸爸谁也不肯让步,我这个做母亲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仲南听了,心中不觉一惊!没想到事情的变化比自己想像中还要伯。不过,他仍不动声色。

“白伯伯还是不肯答应伟平和心玫的婚事吗?他们在一起都那么久了,何苦硬拆散他们呢?”

“就是看在心玫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所以你白伯伯才肯做了些让步,偏偏伟平又不肯!”

“不肯?怎么可能呢?只要有任何机会可以让他和心玫在一起,他都一定会答应的。”仲南不能置信他说。

“他爸爸的意思是要他先娶韩瑛进门,二年之后再接心玫到家里来,这样既可以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进门,又可以让他和心玫在一起,岂不两全其美?可是伟平偏偏死心眼,说什么都不肯答应?”

仲南简直不敢相信白家竟会做出这么荒谬的决定!他惊讶他说:

“这怎么可以?这样是犯了重婚罪啊!而且心玫好歹也受过高等教育,这样名不正言不顺的,太委屈她了!就算心玫愿意,你们怎么能担保韩瑛一定会答应呢?这件事若处理得不好,伟平可会吃上官司的!”

佩雯一听,更是忧心忡忡!

“仲南，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可是你白怕伯娶了伟平的二妈，也没什么事啊！”

仲南对这件事实在不便再多说什么，只好委婉地说：

“那是因为您不跟她计较，所以才能相安无事。可是你们怎么能担保韩瑛会接纳心玫呢？万一到时候韩瑛翻脸了，你们要怎么收拾？”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去劝劝伟平，让他死了这条心吧！我们从小看着心玫长大，也都喜欢她，只不过我们实在不能答应伟平娶她进门。身为白家的独子，他只能娶韩瑛，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

仲南知道多说无益，他只想赶快见到伟平，帮心玫传话，所以只好敷衍佩雯

“好吧！我去劝劝他！”

佩雯点点头，转身交代老陈：

“老陈，你带仲南去看少爷！”

“是的，太太！”

管家对仲南说：

“萧先生，请跟我来！”

仲南实在很不习惯白家的种种；每个人做每件事都一丝不苟，中规中矩——先生太太的叫，真让人浑身不舒服！他跟在老陈的后面，只想赶快脱离佩雯和老陈的视线、赶快见到伟平。

老陈将伟平的房门打开，仲南一跨进房间内，看见伟平坐在床上，两人不禁相视苦笑。

老陈将门关上之后，仲南坐到伟平的床上——

“伟平，你现在虽被你父亲禁足，可我知道你的心不在这儿。你和心玫的事还没有解决，自己倒先成了阶下囚了！”

“唉，别提了，你会相信在这种年代里竟还有这种事吗？我居然被自己的父亲关在这里，就只是为了逼婚！真不知道该用可笑还是可悲来形容。对了！你怎么会来的？不会只是来看笑话的吧？”

“当然不是，早上心玫来找过我！”

“心玫去找你？”

一听到心玫的名字，伟平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急急地问：

“她怎么样了？她还好吗？这么多天没见到她，也没办法通知她，她一定急死了！她有没有说什么？”

“她好不好，看你就知道了，你的样子跟她差不了多少。说真的，她真的很担心你，她说怕再也见不到你了！我还一直安慰她，可是看现在这种情况，我还真

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告诉她！她要是知道你被软禁，不知道会急成什么样子！”

伟平满脸沮丧的垂下眼。

“那怎么办？我爸硬是逼我要在近日内娶韩瑛进门；结了婚之后，我才可以回学校上课。最糟糕的是，结婚的日子就定在下个月，可是我到现在还无计可施，甚至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见心玫一面！我看再这样下去，最后只有以死相拼这条路了！”

“你先别急，冷静一点，让我想想，一定有办法的！”

仲南在伟平房内踱着方步，伟平则焦躁不安的看着仲南。

“有了！”仲南突然灵光一闪。

伟平兴奋地看着仲南。

“什么办法？快说！快说啊！”

“你先假意答应白伯伯，接受他的安排，如期娶韩瑛进门；先把自己弄出这个房间，等到他们对你的看管松懈下来之后，你再溜出去找心玫。至于心玫那里，明天我会告诉她，你是真的生病了，免得她整天胡思乱想的。等到你们见面后，你们再想想该怎么办。你看这样可以吗？不过，你可千万要沉得住气，别露出马脚，免得前功尽弃。”

“好！好！就这么办！”伟平连连点头。“心玫那里，你再帮我多安抚安抚，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出去找她！”

“嗯！那我先走了！你自己见机行事吧？”

仲南走到房门口，转过身来，不放心地交代伟平：

“记住！要沉住气。”

伟平用力地点头，仲南才放心的离开。

接下来几天，伟平完全一副配合的态度；佩雯不禁夸赞还是仲南有办法，所有的人都拿伟平没辙，仲南却能三言两语就令伟平想通了。

白承民也整日笑逐颜开地忙进忙出筹备婚礼，白家沉浸在一片客气中。而秀萍则在一旁默默的看着这一切，一股没来由的忧心笼罩着她。伟平越合作，秀萍的心里就越感不安！心思细腻的她总觉得深情执着的伟平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就放弃心爱的“心玫”。她心里有一股强烈不祥的感觉，可是她不敢说出口，她怎么能在这一片喜气中做个破坏者？除了白承民之外，她早被白家的每一个人视为一个介入者，因此她只有继续保持沉默，做一个旁观者。

这天夜里，当白家所有人都沉睡了，伟平蹑手蹑脚地从楼上走下来。他小心翼翼地开了门，轻轻地穿过前庭，骑着脚踏车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秀萍在窗口看到伟平的举动，心想她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但奇怪的是。她并不想告诉任何人；她不希望伟平步上白承民的后尘，娶一个自己不喜欢

的女人，致使感情无所寄托。她也不愿韩瑛跟佩雯一样，忍受着孤独，寂寞过一辈子。她更不想心玫变成第二个自己，在白家永远抬不起头。她由衷的希望一切的遗憾能在伟平和心玫的身上终止。

伟平使劲不停地踩着脚踏车！可是这原本短短的路程，今天却像是没有尽头似的。

不知道骑了多久，左家微弱的灯光终于进入伟平的视线内；伟平更加使劲地骑着，恨不得立刻飞驰到左家。

伟平急急把脚踏车停在门口，跑到心玫房间的窗边，轻敲着窗，小声地喊：“心玫！心玫！我是伟平！心玫？”

心玫从床上坐了起来，似乎听见了伟平在叫她。她赤足走到窗边，侧耳倾听，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她失望地走回床边。

“心玫！心玫！你醒醒！我是伟平啊！你听见没有！”

心玫冲到窗边，“哗”的一声把窗户推开，看到伟平真的站在窗外。

两人四目交投，恍如隔世！

“伟平，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作梦吧！”

伟平迅速的爬进心玫的房间，紧紧地抱着心玫。

“不是！你不是在作梦，是我！是我！是我来看你了！”

太深的思念和大多的离情一下子全涌上心头，使得心玫泪如雨下。

“伟平！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的病好了吗？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你……”

“嘘！”伟平轻轻捂着心玫的嘴，“别说话！先让我好好抱着你？”

伟平抱着心玫，柔声又平静他说：

“心玫，这几天我实际上是被我爸爸关起来了！”

“什么？！”心玫惊讶地看着伟平。

“你别急！先听我说！爸爸一定要我娶韩瑛，可是我不答应，所以他不准我出来找你！这几天我在家里想了很多，离婚的日子也不远了，所以我們必須在今晚把我们的事做一个很明确的决定。”

心玫点点头。

“好！心玫，爸爸给了我一条路，他要我先娶韩瑛进门，然后要你没名没分地在韩瑛进门两年后进白家，你愿意吗？”

“你呢？你愿意吗？”心玫反问。

伟平斩钉截铁他说：

“我不愿意！因为这样太委屈你，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将我的感情、我的人一分为二，因为我永远只属于你一个人。”

心玫满心感动地抱紧伟平。

“我愿意！如果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让你跟我相守一生，我愿意。只是。韩瑛愿意吗？还有我母亲那里——我想她是不会答应的！”

“既然这个方法行不通，我们就不用再考虑了。心玫！另外一条路，就是我带你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一切从头开始，你敢吗？”

“你是说私奔？”

伟平点头，脸上的表情虽然依；日平静，可是急切、期盼之心却在眼神当中表露无遗。

心玫凝视着伟平，思绪紊乱。过了好半晌，她才用力摇着头——

“不！不行！我怎么能这么做？我妈从年轻就守寡到现在，独立抚养我成人，我怎么能在她晚年之时让她蒙羞？我不能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把她推人痛苦的深渊，让她抬不起头来做人呢？不！绝对不行！”

伟平心急地抓着手玫的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心玫！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要别的女人，然后我们三个人痛苦一辈子，永远得不到解脱吗？”

心玫泪流满面泣诉：

“伟平！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从小就爱你，成为你的妻子一直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难道我希望你去娶别的女人吗？如果我只是一个人。没有束缚，我会毫不考虑的跟你到天涯海角，纵使受千万人唾骂，我也不会退缩。可是，这件事关系到我妈，我就没办法这么做，难道你不能体谅我的心情吗？”

伟平心痛地将一脸泪水的心玫拥入怀中。

“心玫！对不起！我是太心急、太怕失去你才会这么说，对不起！”

伟平用手拭去心玫脸上的泪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心玫！最后还有一条路。如果你愿意，我们将可以不受人打扰地永远在一起，而且也可以不让你母亲蒙羞！”

心玫疑惑地看着伟平。

伟平缓缓地说：

“心玫！不管今生或来世，我都只认定你一个人，既然我们生不能相守，我们只有选择死后相随，你愿意吗？”

心玫脸上的神情由疑惑转为坚定与宁静。

“我愿意！既然我们今生不能在一起，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来生吧？”

“心玫！对不起，你从小就跟着我，对我付出所有的感情，到最后，我却只能带你走上这条路。”

“不！不要对我说抱歉，你忘了？我们不是走向死亡，我们是带着爱走向来

生,这是我们唯一而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的选择。”

伟平捧起心玫的脸热切地吻着,吻得那样深、那么痛,心玫多希望时间就这样停止,永不再转动。

伟平慢慢放开心玫,一脸坚定地说:

“心玫!三天后这个时间,我再来带你走?”

伟平停了停,继续说:

“心玫!如果你后悔了,你就让仲南来告诉我一声,我不会怪你的,我完全可以谅解?”

“如果你后悔了,不用来告诉我,我会照我们原定计划进行?”

伟平点点头。

“我回去了!”

伟平从窗口跳了出去。

心玫站在窗边,拉着伟平的手,依依不舍地说。

“伟平!我爱你!请你一定要来,不要丢下我一个好吗?”

伟平握住心玫的手,深情又肯定的——

“心玫!你等我!我一定会来带你走,你一定要等我,知道吗?”

心玫点点头,伟平才放心地离开。

第二天起,伟平开始参与筹备婚礼的各项事宜,甚至和韩瑛一起去挑选了结婚戒指和礼服。韩瑛虽然跟伟平没见过几次面,可是心里早对伟平暗生情惊,所以对这件婚事,虽然没表示过什么,但从她幸福洋溢的神情看来,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她的喜悦。这使得白承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第三天的晚上,白家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伟平始终不发一语,默默地吃着饭。秀萍则不断用眼角偷睨着伟平,一股强烈的不安笼罩在她心头。

伟平突然站了起来——“爸!妈!很抱歉,从小到大,让您们为我操了大多的心,从今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您们为我烦心了。谢谢你们对我所付出的一切心力,谢谢!”

白承民怔了下,随即露出满意的笑容。

“不错!不错!是长大了,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苦心了。结了婚以后就是大人了,是不该再让我们为你操心了!”

伟平把眼光移向秀萍,秀萍的心怦怦跳着。

“二妈!这个家让你受委屈了;不过,一切请您多担待,爸爸的身体不太好,还劳烦您多费心?”

秀萍轻轻地点点头,但伟平诀别似的语气让她觉得非常不安。她开始怀疑自己想成全伟平和心玫的念头到底是对是错。她不禁脱口而出:

“伟平！一个人所做的决定，往往会影响他的一生，所以做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知道吗？”

秀萍的话让伟平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安，他觉得二妈仿佛知道了些什么，又好像想告诉他什么。没等他开口，即听到佩受不高兴的说：

“奇怪了！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见不得别人明媒正娶是吗？”佩雯的话正中秀萍的伤心处，她低下头，默默的不语。

伟平只想赶快回房作最后的准备，于是对大家说：

“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回房了！”

伟平缓缓走上楼梯，走至一半，又停下来看着仍在餐厅里吃饭的每一个人，心里默默他说了句：对不起！

然后头也不回地冲进自己的房间。

伟平将遗书招好放在书桌上，带着结婚戒指和礼服，悄悄地走出房门。他把礼眼绑在脚踏车后，牵着车走出白家，回头望着自己近二十年的生长地方，心中有些依恋。他甩甩头，跳上车子，毅然决然地向前骑去。

秀萍从窗口看着伟平走出门外，直觉地认为伟平这次是不会再回来了！她想去告诉白承民，可是又怕伟平会像上次一样。她心慌意乱地在房里坐立难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伟平出了家门后，使劲地骑向左家。到了左家之后，他像上次一样走到心玫房间的窗边，看到心玫早已打开窗户，焦急地等着他。

心玫从窗口爬了出来。伟平握着她的手说：

“你准备好了吗？”

心玫回首看着自己生活近二十年的家，忍不住泪水掉了下来。伟平紧紧握住她的手，心玫紧靠着伟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们走吧！”

伟平带着心玫一路骑到了海边，两人牵着手一起往前走。

伟平打开皮箱，拿出一件白纱礼服。

“心玫！穿上它，我仍然要你做我的新娘，我要把你的美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心玫拿起礼服，既高兴又感动，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一逞地流泪。

“伟平！谢谢你！谢谢你帮我完成了这愿望，谢谢！”

伟平吻了吻心玫的额。

“傻瓜！谢什么？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一件事，喜欢吗？”

“嗯！”心玫用力点头。

“来！穿上它！”